

第一集

上

纪实立

海女歌星  
复仇之吻



\*0019127\*

大观



万里·千里·拉里 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纪实文学大观

# 上海女歌星的复仇之吻

林万里 千里 拉里 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纪实文学大观  
第一集  
**上海女歌星的复仇之吻**

林万里 等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新城印刷装订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8.375印张 180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500册 定价：2.95元  
SBN 7—5363—0402—1/I·98

## 黑 色 漩 涡

徐 宁 唐冬梅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在一次会议上宣布：我国拐卖妇女的现象非常严重，就象在改革的大潮中旋起一股黑色的漩涡，尤其在沿海开放地区来势凶猛。并指出，江苏徐州就是这股黑色漩涡的中心。

——徐州

史书上说它是兵家必争之地。

它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秦末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羽，以及一代枭雄曹操都曾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叱咤风云，各领一世风骚。解放战争时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就是以它为中心展开的。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战争给徐州留下无数鲜明印记，无疑，这是一块沉积着太多历史烟尘的土地，它一方面显示着文化悠久的极强的生命意识，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表现着几千年的封建、落后和愚昧。文明和愚

昧在这一片曙光初露的土地上，水火不相容地并存着。

黄土地生长出一批不怕死不怕鬼，见了皇帝也不磕头的英雄好汉；黄土地里也生长出一批装神弄鬼繁衍罪恶的人类渣滓。

从1987年8月至1988年1月，短短的五个多月时间，韩端荣、张成明、杜文彬、蒋昌带、张玉喜、张成祥、尹兴龙等43名罪犯公然结成团伙，以铜山县伊庄乡、吕梁乡、郭集乡和安徽省宿县栏杆区为窝点，与徐州市客车出租公司、华航汽车出租公司、云龙旅游服务公司以及个体运输管理处的40余名出租汽车司机串通勾结，在徐州火车站广场将来自云南、四川、贵州等9个省区的妇女劫持至窝点，以1800元至3600元的不等价格，贩卖到铜山县、睢宁县、宿县、灵璧县一带。

被这伙犯罪集团劫持、拐卖的妇女多达101人，其中有11人被强奸、轮奸，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受害者绝大多数是未婚女青年，有农民、职工、待业青年，精神病患者……

罪犯共获赃款高达136700余元。

徐州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让所有良知未泯的人感到震惊。

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这种贩卖人口的罪恶竟然发展到如此猖狂的地步！

善良的人们在沉思着。

沉思之余，我们如实地记录下造成这一起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的历史的现代的种种原因，目的是呼唤人性的回归，呼唤道德的回归，呼唤法律的回归。

## 目 录

- 黑色漩涡 ..... 徐 宁 唐冬梅 ( 1 )
- 人贩子与野蛮的婚姻 ..... 吴 英 ( 47 )
  - 一个女研究生被拐始末
- 密码被窃走 ..... 龚匡、余保、华光、罗卿 ( 66 )
- 海外来的巨骗 ..... 薛家柱 杨兴林 ( 100 )
- 囚犯李瘸子传奇 ..... 马荣先 ( 130 )
- 浙江女子监狱记实 ..... 张邦友 ( 178 )
- 黑色走廊的幻灭 ..... 彭鸽子 ( 209 )
- 上海女歌星的复仇之吻 ..... ) 230 )

## 黑 色 漩 涡

徐 宁 唐冬梅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在一次会议上宣布：我国拐卖妇女的现象非常严重，就象在改革的大潮中旋起一股黑色的漩涡，尤其在沿海开放地区来势凶猛。并指出，江苏徐州就是这股黑色漩涡的中心。

——徐州

史书上说它是兵家必争之地。

它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秦末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羽，以及一代枭雄曹操都曾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叱咤风云，各领一世风骚。解放战争时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就是以它为中心展开的。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战争给徐州留下无数鲜明印记，无疑，这是一块沉积着太多历史烟尘的土地，它一方面显示着文化悠久的极强的生命意识，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表现着几千年的封建、落后和愚昧。文明和愚

昧在这一片曙光初露的土地上，水火不相容地并存着。

黄土地生长出一批不怕死不怕鬼，见了皇帝也不磕头的英雄好汉；黄土地里也生长出一批装神弄鬼繁衍罪恶的人类渣滓。

从1987年8月至1988年1月，短短的五个多月时间，韩端荣、张成明、杜文彬、蒋昌带、张玉喜、张成祥、尹兴龙等43名罪犯公然结成团伙，以铜山县伊庄乡、吕梁乡、郭集乡和安徽省宿县栏杆区为窝点，与徐州市客车出租公司、华航汽车出租公司、云龙旅游服务公司以及个体运输管理处的40余名出租汽车司机串通勾结，在徐州火车站广场将来自云南、四川、贵州等9个省区的妇女劫持至窝点，以1800元至3600元的不等价格，贩卖到铜山县、睢宁县、宿县、灵璧县一带。

被这伙犯罪集团劫持、拐卖的妇女多达101人，其中有11人被强奸、轮奸，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受害者绝大多数是未婚女青年，有农民、职工、待业青年，精神病患者……

罪犯共获赃款高达136700余元。

徐州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让所有良知未泯的人感到震惊。

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这种贩卖人口的罪恶竟然发展到如此猖狂的地步！

善良的人们在沉思着。

沉思之余，我们如实地记录下造成这一起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的历史的现代的种种原因，目的是呼唤人性的回归，呼唤道德的回归，呼唤法律的回归。

# 第一章 金钱本色

19世纪中叶英国的评论家邓宁格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 蔓延的祸水

早在公元之初，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有过“置奴卑于市。与牛马同栏”的贩人市场。但那时，“卖人妻子”也是“逆天心，悖人伦”的。被旧戏骂作奸贼的皇帝王莽，上台后实行的第一个新政则是禁绝关于人的赎卖、自卖、拐卖等非法行为。

解放后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几乎消声匿迹。然而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这种人世间最肮脏的交易慢慢又滋生出来。

当然，最初的胚芽形成并不是眼下这种犯罪的形式。

那时，在大西北，风行着8分钱邮票娶一个天府之国的红颜女儿的笑话。然而，这确实是生活中不幸的事实。多少个四川女子用自己的青春，用自己女人的所有本钱换一只稍微殷实一点的饭碗。

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做起了“女人”生意，人又一次成为“商品”，在全国流通起来。

1983年以来，国家公安部、司法部、全国妇女联合会曾多次发出要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通知，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区还成立了专门机构。经过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有所收敛，明显减少。但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人贩子又卷土重来。

在人贩子活动猖獗的地区，人们正常的安全感被恐怖所取代。姑娘、媳妇不敢单独外出，做父母、做丈夫的下地干活，外出办事就象自己家门上的钥匙一样，把她们牢牢地带在身边。上班、上学都要有人来接送，孩子们不听话时，长辈们常常这样吓唬他们：“再哭，人贩子来了。”

仅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被拐骗来徐州的妇女儿童就有104人，其中有31人是未婚女青年，有6名是14岁以下的幼女。

在采卖妇女的罪恶活动中，也有些不法分子以诈骗的手段来骗取买主的钱的，弄得那些光棍汉人财两空。这些诈骗拐卖分子有些来自四川、云南等省，而且多为男女团伙行骗。他们与当地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建立秘密的固定联络点，进行有组织预谋的诈骗活动。他们往往以介绍工作为名，拐骗出年青的少女，然后高价卖出，也有的以介绍对象为名将女子高价卖出，然后女骗子再有机逃脱。如无机可逃，便用随身所带的安眠药、麻醉剂药倒买主，然后席卷贵重物品逃走。用人贩子的行话为“放鹰”。还有的私刻公章、伪造证明，以妻被拐卖为由，上门索要。仅1987年7月份，铜山县公安局就破获这类案件17起，抓获犯罪分子22名，缴获赃款13000余元。

铜山省张集乡店东村26岁的农民刘德雨，家中有一个双

目失明的父亲，生活比较困难，婚姻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去年5月有人从四川带来一位姓唐的妇女，声称谁给钱就嫁给谁。刘家求媳心切，东挪西借付了1900元钱，把唐某领回家，没想到，唐某在刘家没住上三个月，8月1日晚，趁刘外出干活之机，席卷价值三百余元的衣物逃之夭夭。刘家为娶媳欠了2000多元的债，刘作雨陷入极渡痛苦之中，便喝了剧毒农药死在家中。

1987年6月29日，铜山县张集乡孙弯村来了一位50多岁的老妇人带着一个20多岁的姑娘，也是声称要为她侄女找个婆家。青年农民孙某交了2100元的养育费将姑娘领回家，但只过了5天，这个姑娘就偷偷地跑了。

新沂县黑埠乡永旺村38岁的司某也遇见了同样的事情。

年过40岁的邳县新桥乡高桥村农民娄某娶妻心切，花了2000元钱买了一个贵阳市的女人。新婚之夜，竟发现新娘是个男人。

这个闹剧发生在1988年5月1日。

钱能让人富有，也能让人变得丑恶、疯狂，丧失良知。

——贵州省息烽县人贩子黄由财，为了钱最后竟在1987年8月，将自己的妻子带到徐州，以1000元的价格卖给韩端荣一伙贩子。

——云南省镇源县张某为了搞钱享受，1987年9月，竟把自己只有18岁的外甥女以2000元价钱卖给了韩端荣一伙人贩子。回去后，马上买了一套家俱。

——四川省朱西县某某于去年12月，把亲生的14岁女儿黄术华以1500元的价格卖给韩端荣一伙人贩子，自己拿着卖女儿的钱跑到东北做生意去了。

## 罪恶之子

在这个庞大的劫持拐卖妇女集团中，有20余名罪犯是铜山县伊庄乡的农民。年龄最大的36岁，最小的年仅17岁。

这个乡位于铜山县东郊，贫穷落后，交通不便，古老的黄河故道就从这里流过。

我们把镜头对准浑黄的土地，它记载着这伙人贩子的罪恶历史。

从孩提时起，韩端荣就随着其父，四处游荡。后来在河南省洛阳落了脚，成了家。他办起一个烟酒店，几分钱一盒的火柴，几毛钱一包的香烟，他都掂量过，要靠这些发家，他嫌太慢了。

直到有一次，他回到老家伊庄乡，看到村里人贩子从四川带来的女人，居然在当地卖了几千元，这手令他眼界大开。金钱，刺激着他下决心大干一场。

他来到徐州火车站广场，瞪大眼睛，四处寻找着“猎物”，终于发现了两个愁眉苦脸的四川姑娘。上前搭话，姑娘羞怯地说是出来找婆家的，他马上使起自己多年走南闯北惯用的骗术，对姑娘说：“没问题，我可以帮忙。我们那里生活富裕，比你们四川强多了。”

“真的？那可谢谢你了！”

天真的姑娘高兴起来，眼前立刻幻出色彩斑斓的梦，心里想：在徐州遇到这样的好人。就忘情地跟着韩端荣走了……到了伊庄乡，两个姑娘很快就被韩端荣卖掉。第一次拐卖成功，骗款4000多元，他喜不自胜。

从此，他的骗术日渐“成熟”，一次次得手，浸透着血泪的钞票轻易地流进他的腰包。

时间久了，他深知自己在“第一线”诱骗妇女，风险太大，而且认识的买主有限，他需要建立新的根据地，扩大买主范围，因而需要寻找新的“贸易伙伴”，自己可以退居“二线”指挥，坐收渔利。很快，这些伙伴就从吕梁乡、郭集乡、安徽省宿县栏杆区神奇地来到他的面前，他们都是被金钱诱惑而来的。土地并没有给他们以足够的营养。他们精神贫困，不懂法律，甚至不知有法，任凭自己对金钱占有欲的畸形膨胀。

于是，一群幽灵在淮海大地上飘荡着。

这伙丧心病狂的人贩子，有的模仿云、贵、川的口音，在火车站以老乡的身份进行哄骗；有的则是采用“黑吃黑”的手段，以治安人员的面目出现，将妇女从外地人贩子手中强行劫持走；有的利用云、贵、川一带的妇女在火车站勾挂；有的与出租汽车司机串通勾结，把受害妇女及亲属骗上车，在途中强行将其亲属推下车，将受害妇女单身劫持至人贩子的窝点。有的出租汽车司机乘机索要高价车票，一次行驶50公里，索要的车票竟高达1000元。

1987年8月26日，年仅19岁的姑娘陈流英，与邻村的高某等二人，从老家云南省桥家县双河镇泰岗坝来徐州做生意。8月30日中午到徐州。在火车站，韩端荣以给他们找生意为名，用出租汽车拉到伊庄乡牛楼村，换乘该乡人贩子王振民驾驶的拖拉机。途中，由韩端荣、牛德华、牛德峰押送。当行驶到伊庄乡陆头庄南头的玉米地时，韩端荣、牛德峰手持棍子，牛德华抽出一条铁链，对两名男青年大打出

手，两名男青年被打得鼻青脸肿，拚命逃了出去。陈流英吓得跪在车上苦苦哀求，又从车上跳下来，韩端荣等人把她拖上车，拉到伊庄乡尚庄村，以2100元价钱卖给周永得。

1987年12月20日，贵州省修文县六广区大石乡妇女李华菊同丈夫及表姐来铜山县探亲。在徐州火车站，张成明、牛德峰、吴雨、王槐中等人贩子，用出租汽车将李华菊等三人拉到安徽省宿县栏杆区张成明家附近时，把李华菊丈夫、表姐强行推下车，并死死按住哭喊挣扎的李华菊，拉到张成明家。在张家，他们一伙人拿出匕首、铁链威吓李华菊：“我们要给你另找婆家，到了买主家，你要敢说你有丈夫，就揍死你！”说罢，其中一人照她的脸上就是一拳。12月22日，他们以3300元的价钱，逼迫李华菊卖给栏杆区贡山乡前塔山村陈永权为妻。

1987年12月27日，年仅17岁的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凉水井矿待业女青年杨某和姑妈，来徐州转车，准备到泗阳县看望前年被拐骗来的表姐。刚出火车站，韩端荣，张成明、牛德峰就以廉价介绍住宿骗上一辆乳白色的出租面包车。途中，他们把杨某姑妈推下车，又将杨某在车中轮奸了。到了张成明家，杨某又遭到牛德峰的奸污。第二天，她就以3500元的价钱，卖给韩山口村农民韩广民为妻。

在这里，我们无法一一赘述这伙人贩子劫持、拐卖、强奸、轮奸一个又一个良家妇女一幕又一幕罪恶行径，公安人员查证工作才两个多月，仅整理的证人材料就高达一米多。

令人深思的是，这伙人贩子在作案前，均没有犯罪前科。他们有的在家安心种地；有的种植蔬菜；有的下河抓鱼摸虾；有的干个体运输……是金钱的诱惑，使这些原来朴实

憨厚的农民，倾刻之间、丧失了人性，变得那么凶狠、残暴。

1988年5月6日上午，在徐州市公安局三楼会议室里，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倾听着一组丑恶的，令人震惊的数字和事实。

首犯韩端荣，男，32岁，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农民。1987年7月至1988年1月，伙同四十余名人贩子，先后拐卖30多名妇女，在转运途中，将4名贵州妇女强奸。该犯得赃款63900余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一：

张成明，男，36岁，安徽省宿县栏杆区贡山乡六台村农民。从1987年12月至1988年1月，先后参与拐卖妇女13名。得赃款50000元。

骨干分子之二：

张成祥，男，26岁，铜山县伊庄乡单林村农民。从1987年7月至1988年1月，先后参与拐卖妇女30多名。得赃款60000余元。

骨干分子之三：

蒋昌友，男，37岁，铜山县伊庄乡单林村农民。从1987年8月至1988年1月，先后参与拐卖妇女23名，其中有7名妇女至今下落不明。该犯共得赃款40000元。

骨干分子之四：

杜文彬，男，22岁，铜山县伊庄乡单林村农民。该犯先后参与拐卖妇女10名，并伙同罪犯孔凡银、王会唤将湖北妇女杨丽娟劫持、轮奸后卖掉。该犯共得赃款10000元。

骨干分子之五：

——牛德峰，男，23岁，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农民。该犯先后参与拐卖妇女9名，其中伙同罪犯韩端荣、张成明等人将贵州少女杨某劫持并强奸。该犯共得赃款19000余元。

骨干分子之六：

——尹兴龙，男，31岁，铜山县吕梁乡桃园村农民。该犯先后参与拐卖妇女6名，卖金13600元，从中分得大量赃款。其中伙同罪犯韩端荣等人将四川妇女罗云强奸。

骨干分子之七：

——柳方平，男，26岁，徐州市云龙旅游服务公司出租汽车司机。该犯先后多次为这伙人贩子提供交通工具。1987年12月3日夜11时，伙同罪犯韩端荣、尹兴龙等人将四川妇女罗云劫持，途中将该女强奸。

骨干分子之八：

——甄如胜，男，37岁，徐州市个体出租车汽车司机。该犯从1987年10月至1988年1月，先后用车为这伙人贩子接送被劫持妇女达10人次，得赃款10000元。

骨干分子之九：

——张玉喜，男，36岁，铜山县拾屯乡九里村农民。该犯先后参与拐卖妇女7名，其中一名妇女至今下落不明。该犯共得赃款17950元。

.....  
罪恶，终于暴露在阳光之下。

那些被罪恶之手轻易地扔在这块土地上，已为人妻的不幸女人；那些至今下落不明的少女们，她们用滴血的心，痛苦地呼唤着庄严的法律。

## 第二章 沉沦的土地

如果我们要寻找滋生这些罪恶的渊源，寻找导致这一幕幕悲剧的社会成因和历史背景，那么，我们还必须回到这片土地上来。

### 中世纪的“伊甸园”

清咸丰五年。黄河改道。于是，一片莽莽苍苍的黄河故道永远遗留在这一片干涸的土地上了。人们世世代代在这片穷瘠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默默无声地书写着自己暗淡的历史。

也许人们不会相信现代社会里会有这样一些角落，贫穷落后得让你难以想象。

不是吗？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早已走向了历史的新纪元。出现在社会舞台上的不都是那些富足的具有更高理想的农民形象吗？他们中有的自费出国考察农业去了，有的购买回国家科学最新研制的喷洒农药的小飞机，还有的西装革履成了农民企业家，出入于广州、深圳、厦门、和外商谈生意。

是的，是的。当今的农村盖起红砖洋楼的已不是少数，亿元乡在苏南如今不也是比比皆是吗？

但是，在这一片被黄河抛弃了的土地上，还有为数不少的农民弟兄，在呼唤着富足的生活。

——沉寂的小殷庄是铜山县吕梁乡（~~小殷庄是铜山县吕梁乡~~）